

小店事宴「主角」熠米

刘文洪



插图:斌礼

回到村里暂住,在某个寂静的夜里,忽听得三声二踢脚的爆响,心想:这又是谁家红事宴上的熠米熠好了?熠米熠好后响三声炮,是家乡小店一带的喜事习俗。

熠米就是江米与大枣混合蒸熟而成的一种食物。熠米的第一道工序是“泡米”。遇有红事宴,主家提前一个月,便将来客大概人数传给赁铺的师傅,师傅熟捻米枣配比,脱口算出应准备江米、大枣若干斤,主家依令采购江米、大枣。提前几天从赁铺拉来疙瘩大瓮,将颗粒晶莹的江米倒入瓮中,再加清水淹没,盖上盖子,蒙上一层塑料布,用绳箍紧,静置于正房屋檐下,开始发酵。

江米发酵到事宴正式日子的前一天晚上,就进入第二道工序——淘米。去掉塑料布,掀开瓮盖,一股酸味弥漫在院落上空。一名帮工手持大竹筛,从疙瘩大瓮中捞满一筛,搁筛柄在瓮沿上控水,顺手捏几粒米,微微用力一捻,已成粉状,确认泡米成功。沥一阵子水后倒在另一个装满清水的盆中。第二名帮工接力,持竹筛从清水盆中捞起江米,再浸入水中,反复

多次,漂洗净酸味,再用力甩几甩,倒入下一个空盆里。

这时进入第三道工序——撒米。赁铺师傅隆重登场。在师傅面前,早有帮工放置好煤气灶,灶上架一大铝盆,往盆里加满热水,再在盆上扣一底部布满小拇指般粗细小孔的圆直筒。大师傅先是舀起泡得饱胀的红枣,均匀地撒铺在筒底,仔细检查一遍,确保枣将筒底的小孔堵住,之后一手持小竹筛,从米盆里一筛一筛地挖起江米,均匀地撒开,另一只手不停地拨拉,直至软米把枣埋住、铺平;如此反复,直至将枣撒尽,蒙上最后一层米。师傅直起腰,把筒盖盖上,接下来就进入最主要的工序熠米环节。

熠米的环节风险最高。要精准控制火势,不时掀盖查看气情,如发现从表面腾起的热气不均匀,要找到出气少的那一处,拿竹条捅到底,直到有气从这里发出来,否则会出现夹生层。这种风险在我小时候尤为常见,那时的灶火是泥秸垒起的牛灶火,火力极不稳定——火大、火小甚至熄火,一旦干预不及时,都可能酿成“事故”,师傅丢了手艺,主家坏了心情,因此,熠米容不得半点马虎,现场要有专人不断加柴控火。如今有了煤气,火力可控,风险忽略不计,师傅从盖好盖子的那一刻起,就把一切交给了煤气灶,交给了时间,坐等大功告成。

米熠好了,放三声鞭炮,昭告全村。然后将米筒从灶上抬下,夏天放在大门洞里,冬天移至房内,筒外裹上一层棉被,进入“焖米”环节。第二天早晨,熠米口感始达到最佳。开盖第一铲熠米,要铲入事先准备好的碗中,碗上再扣一碗,碗底贴上红纸条搭出的十字,供在祖先牌位前,事宴大幕正式拉开。

每每回村参加事宴,总见有一人坐在熠米筒边,见有人来,掀开桶盖,抓住插在熠米上的短柄菱形铁铲,左右各下切一铲,再从这左右切缝之间向下一铲一挖,顺利铲起一块熠米,铲子一翻,往碗里一扣,再在碗沿上一刮,熠米彻底入碗。

端一碗熠米坐在桌前,雪白的江米被红枣浸成微红色,吃进嘴里香甜软糯,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喜悦。

事宴结束了,主人将剩下的熠米,分成若干份,赠给来客。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,不管蒸熠米的方式更迭了多少代,但一层枣一层米、米埋住枣、枣撑住米的做法始终没变,香甜软糯的口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上留下了家乡永恒的记忆。

娄烦气候多样,地形复杂,适宜多种鸟类生存。但大部分鸟或生活在原始森林,或只是在娄烦境内偶尔路过,极其少见。活跃在农家街道院落、田野地头的常见鸟类,如麻雀、喜鹊等不过二三十种。因为这些鸟与人朝夕相伴,人们就给了它们起了俗名,并且还流传了许多含有鸟名的俗话和民歌。

麻雀,俗称“雀(xuē)儿”。俗语“没尾巴雀儿冒高高”,意思是不自量力。蝙蝠,方言叫“夜蝙蝠”。俗语“家雀儿跟上夜蝙蝠飞”,意思是自己本来没本事,却要跟有本事的人看样学样,结果吃力不讨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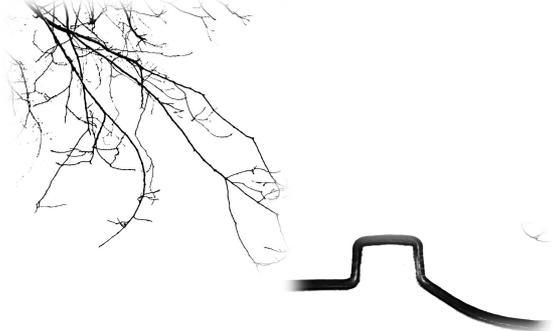
喜鹊,俗称“鸦(è)鹊子”。俗语“鸦鹊子夺了凤凰的窝”,比喻原本不起眼的角色占据了重要位置。儿歌:“鸦鹊子喳,尾巴长,娶过媳妇忘了娘。把娘背得喂了狼,媳妇坐在炕头上。”讽刺不孝顺父母的逆子。

斑鸠,俗称“咕咕鹁”,因模拟斑鸠“咕咕”叫的声音而得名,俗语“咕咕鹁鹁褐老(鬃鼠),一对子灰爬场”,说共事双方都不是好人。

方言俚语

娄烦方言中的鸟名

张贵桃



杜鹃,俗称“种谷鹁”。俗语“种谷鹁白脑心,吃了他娘不领情”。传说种谷鹁雏出窝时要把孵化它的雌鸟吃掉,人们用这句话讽刺不孝顺父母的子女。

老鹰,方言叫“饿老鹰”。俗语“饿老鹰不该吃草,半路逮住鸽鹁老”,意思是天无绝人之路。

鸽子,俗称“鸪(方言读 mù)鹁”。民歌:“一对对鸪鸪绕天天飞,你不是绕哥哥你绕谁?”是青年男女调线线时唱的小曲子。

乌鸦,娄烦的乌鸦常见的有两种,一种通体黑色的俗称“黑老鹰(方言读 wā)”。于是俗话中就有了学名和俗名同时出现的现象。学名如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,比喻世间普遍的丑恶现象;俗语“黑老鹰还笑话猪黑哩”,比喻自己和别人差不多,带贬义。还有一种红嘴红腿腿的俗名叫“鸦(àng)儿”,也叫红嘴红腿儿。

猫头鹰,俗称“鸱(xùn,方言读 xìn)鹁(hū)”。只在夜里活动,爱吃腐尸。据说人到临死时,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气味,鸱就循着这种气味而来,发出“嘎嘎嘎”的声音,令人毛骨悚然。俗话说,听到鸱叫不吉利。

啄木鸟,俗称“啣树鹁”,以描摹其在树干上捉虫的声音和形状而得名,很形象,它爬在树干上“啣啣啣”几下就把虫子啄出来了。

黑鹁,俗称“捞鱼鹁”,因其会捕鱼而得名。捞鱼鹁脖子很长,以方便水中捞鱼。所以民间常送脖子长的人一个“捞鱼鹁”的绰号。

燕子,俗称“燕儿”,是与人很亲近的鸟,孩子们最喜欢。有儿歌:“燕儿燕子摆溜溜,青衫衫,红袖袖。提上包包点豆豆,点下一包两袖袖。”因为燕儿清明前后来娄烦,正是春耕开始时,所以儿歌中把欢迎燕子到来与点豆豆融为一体。

大雁,俗称“雁(方言读 niàn)”。俗语“雁孤一世,燕孤一夜”,两字读音不同,分得很清。雁在春秋两季路过娄烦,排成“一”字或“人”字形队伍。孩子们看见雁来了,就举手指着雁阵喊:“丑乱雁!丑乱雁!”竟真把雁阵喊乱了。待孩子们停止喊后雁子又恢复了原队形。

鸟是人类的好朋友,漫步田野,聆听百鸟歌唱是一种享受;静坐书桌,探究鸟名鸟性,同样能领略到“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”的乐趣。

说说“外si子”

郝妙海

在我的家乡,今太原市晋源区,当有人向你介绍某个小孩或某个青年“这是我的外si子”时,你能确定他(她)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吗?这个被介绍的人,既可能是介绍者姊妹的孩子,还可能是介绍者女儿的孩子。若是前一种,被介绍者应称呼介绍者为舅舅、妯子,或是姨姨、姨父。而若是后一种,被介绍者应称呼介绍者为姥爷或姥姥。也就是说,前一个“外si子”,应该是外甥,后一个“外si子”,则应该是外孙。

晋源方言中,“甥”读“si”的音,似乎很好理解。因为,这样的佐证太多了。例如,同样在普通话中读“shēng”音的字,像“升”,作为量具时,当地就叫“si子”或“半si子”。“声音”,说出来,是“si音”。而“绳子”,说出来是“si子”。“剩下”“剩饭”的“剩”,说出来同样是“si”。有些学者将这种一个字有两种读音的现象叫作“文白异读”。即同一个字,古音白读,今音文读。甥,也应该是属于这种情况。即古音是读si,今音却应读“shēng”。在晋源地区,延续至今,“甥”,依然读古音,即“si”。

然而,我仔细搜索记忆,并查阅了能找到的所有与方言、俗语有关的书籍资料,却没有找到任何

一点“孙”字,或与之同韵的几个常用字,如损、笋、樨等,有读“si”音的线索。最后,意外地在《新华字典》(第10版)中的“甥”字条下,发现了端倪。该字的第1义项“外甥,姊妹的儿子”,与我们的常识完全一致。但第2个义项,却是“(方)外甥,称女儿的儿子”,也就是说,在某些方言语境中,女儿的儿子,也可叫“外甥”。那么,我的家乡,是不是正好属于这一范畴呢?循此字例,再查李格非先生主编的《汉语大字典》(简编本),从“甥”字的字条下,竟意外得知,女儿的儿子称“甥”古已有之。其例句为:“《诗·齐风·猗嗟》‘终日射侯。不出正兮,展我甥兮。’毛传‘外孙曰甥。’”我所在的晋源区,是古晋阳所在地,历史悠久,文化积淀深厚,在当地方言中,仍保留着众多的古语词。如今看来,“甥”表外孙之意,也应该是一例了。也就是说,在我们这一片区域,姊妹的儿(女)称“外甥”,而女儿的儿子,从古流传下来,应该也称“外甥”。如今,“外孙”用来指女儿的子女,在书面上改过来了,但在口语上却延续了古音。这么一来,“外甥”与“外孙”,说出来就成了一模一样的“外si子”了。

然而,“外孙”与“外甥”,虽都是近亲属,但辈分不一样。因此,当囫圇地向人介绍“是我外si子”时,连介绍的人也觉着不那么明了、准确,故往往会再补一句加以说明。若对方是惯熟人时,直接说被介绍者父亲或母亲的名字,告知是“某某的孩子”。若对方不大惯熟时,则要说明是哪个姊妹或哪个女儿的儿子(女儿)。